

冊十二

三

國志

國志



0 1 2 3 4 5 6 7 8 9 10

蜀書十三

蜀川忠貞堂
氏書同南

三國志四十三

蜀書十四

三國志四十四

劉敏

蔣費姜傳第十四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
 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眾
 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
 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
 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舍卒但免官而已琬見
 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
 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
 大吉之徵也頃之為什邡令先主為漢中王琬入為尚書郎建興
 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
 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眾人既不隱于心實又

劉邕
陰化
龐延
廖淳

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為參軍五年亮任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為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為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興眾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摠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為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構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

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眾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為昔諸葛亮數闕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眾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

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倚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諡曰恭子斌嗣為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洒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于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修敬墳墓視子猶父顏子之仁

此大體佳甚

劉敏

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主既降鄧艾斌詣會于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斌弟顯為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為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鄢人也鄢音育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

許叔龍

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
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
汝于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
俱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群寮于
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眾人莫不易
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為照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
方諸葛恪羊衝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
不能屈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
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權甚器之
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禕別傳曰權乃以手
中所執寶刀贈之禕
答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閭弱終不負東顧
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為中護軍後又
為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竝坐爭論延或舉

刃擬儀儀涕泣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
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
令禕別傳曰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
倍于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
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敬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琬自漢中還涪禕
人才力相懸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

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眾往禦
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碁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
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
可人必能辨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禕
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為曹

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禕別傳曰禕推性謙素家
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
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
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付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
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
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感而向芳必無悉
寧忠臣為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
琬固讓
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于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

食出入不從車驢無異凡人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刑威皆

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

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

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為循手刃所害諡

曰敬侯子承嗣為黃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禕別傳曰恭為尚書郎顯名當世早卒禕長女

配太子璿為妃

姜維字伯約天水翼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傳子曰維為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

兼仕郡上計掾州郡為從事以父冏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

衛郡將沒于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

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

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

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

梁緒 尹賞 梁虔

魏延 郭攸 張

李 永南 見揚 戲贊

等相率還翼翼亦不入維等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

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魏略曰天水太守馬

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門案行會聞亮已到祁山淮顧遵曰是欲不善遂驅東還上邽遵念

所治翼縣界乎西偏又恐吏民樂亂亦隨淮去時維謂遵曰明府當還翼遵謂維等曰卿諸人

復信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翼遂與郡吏上官子修等還翼翼中吏民見維等大

喜便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迎翼中人會亮前鋒為張郃費繇等所破

遂將維等却縮維不得還遂入蜀諸軍攻翼皆得維母妻子亦以亮辟維為倉曹掾加

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

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

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

甚敏于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不兼于人畢

教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孫盛雜記曰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

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為右監軍輔漢將

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

費禕
進退

大司馬以維為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
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
夷反維率眾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
侯霸等戰于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
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
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
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為希冀微俸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
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
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
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
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

擗揚戲
傳之水
或如名
李

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眾死者數萬人經
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
九年春就遷維為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
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為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
者甚眾眾庶由是怨讟而隴巴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
貶削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于
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
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眾皆惶懼魏大將
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於長城維前住亡水皆倚山
為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
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
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

關字

制維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竝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竝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舍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于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眾出漢侯和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臣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華陽國志曰維惡黃皓恣擅啓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趁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于失言遂辭而出後主勅皓詣維陳謝維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爾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竝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

傳金

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啓後主寢其事而群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為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為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鬪而死漢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傅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眾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魏人義之蜀記曰蔣舒為武興督在事無稱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漢中守舒恨故開城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劍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喬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

諸葛瞻於縣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

廣漢鄭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千寶晉記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為速矣會甚奇之會厚待維等皆權

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維右會既構鄧艾艾

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

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肯漢于擾攘以見疑于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從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華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祕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孫盛晉陽秋曰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偽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傷之謂鄧艾

覆於逆順之間希遠情於難異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於三秦已滅之邦異理外之奇舉不亦闕哉臣松之以為盛之譏維又為不當于時鍾會大眾既造劄維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于其後諸葛瞻既敗成都自潰維若回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縣竹擁衛蜀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為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為難也夫功成理外然後為奇不可以事有差手而抑謂不然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誅

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卻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則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

談常譽成毀貶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臆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孫盛曰異議鄧氏之論也夫士雖百行操業萬殊至于忠孝義節百行之冠冕也非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

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善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惟不謂節且德政未敷而度良以逞居禦侮之任而致敵張竇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實有魏之逋臣下國之亂相而云人

之儀表斯亦惑矣縱維好書而微自藻潔豈異夫益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階之善也臣松之
以為卻正此論取其可稱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準則也所云一時儀表止在好學與儉素耳本
傳及魏略皆云維本無叛心以急逼歸蜀盛相譏貶惟可責其背母餘既過苦又非所以難卻正也維昔所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

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蜀亡沒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
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

也臣松之以為蔣費為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却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姜

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眾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

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于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天寶曰姜維為蜀相國七主辱

弗之死而死于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
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長而懼不得其死也

維曰姜維產蜀結亦一時之豪傑也

姜維不托國維而托鍾會之亂其志可悲而後人亦深其心姜維之

蜀書十四 余 三國志四十四

蜀書十五 三國志四十五

鄧張宗楊傳第十五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

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

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為鄆

邸閣督先主出至鄆與語大奇之擢為鄆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

嚴有治績入為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

遣宋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

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

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

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于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

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

龐羲

高本
勇連
之之

丁公
陰化
見蔣琬

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
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
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
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
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
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
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蜀復令
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
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
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公揆張揆音夷念反或作豔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長
雜前揆光耀明左思蜀都賦擣藻揆天庭孫權蓋
謂丁公之言多浮豔也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為中

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
頃之為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為車騎
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
渠帥百姓安堵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
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一日芝見猿抱子在樹上
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
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十四年卒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
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于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
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
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為尚書左選
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守綱

皆有名迹益部耆舊傳曰浩字叔明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譚梁漢中李邵蜀郡張霸
共結為友善大將軍鄧騭辟浩稍遷尚書僕射出為彭城相薦隱士閻丘邈等徵

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議廢太子唯浩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議以為不可順帝初立拜浩司空
年八十三卒續漢書曰綱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修舉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第為侍御史

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特節分出案行天下貪廉墨綬有罪便收
刑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清忠各振郡國號曰八鶴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皆
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車輪于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當路安問狐兔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南
尹不疑蒙外戚之授荷國厚恩以芻蕘之安安居阿保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
蛇肆其貪饕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
君之心十五事于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御京師震悚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冀兄弟權
重千人主順帝雖知綱言不誣然無心治冀冀深恨綱會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
石冀欲陷綱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若不為嬰所殺則欲以法中之前太守往輒多請兵及
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大驚懼走
欲閉門綱又于門外罷遣吏兵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語其長老素為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
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綱意誠即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其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
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二千石
信有罪矣為之者乃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以自榮季子不捐父以求福天子聖人欲文德以來之
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也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
兵雲合豈不危乎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人數為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
偷生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耳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
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
祿非所望也嬰雖為大賊起于狂暴自以為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
萬餘人與妻子面縛詣綱降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卿諸人一旦解散方垂盪然當條名上之必
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穢名汗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為安處居宅子弟欲
為吏者隨才任職欲為民者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論功綱當封為真所遏絕故不得侯
天子美其功徵欲用之嬰等上書乞留在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三十六嬰等二百餘人
皆衰杖送綱喪至雒陽葬訖為起冢立祠四時奉祭思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詔褒揚除一子為郎

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為書佐

建安末舉孝廉為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
郡太守建興九年為康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
俗之歡心者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
群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
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
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
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為前軍都督領
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
入為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
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庭爭以為國小民勞不
宜驩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
雍州刺史王經經眾死于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

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為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
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

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劔閣共詣降
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華陽國志曰翼子徽篤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

以為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
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

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
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

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
見敬亞于鄧芝費禕遷為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為屯騎校尉時

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

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邪臣松之以為芝以年周預是不自顧

然預之此答觸人所忌載之記牒近為煩文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

為屈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
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吳歷曰預臨別謂孫

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唯陛下重垂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孫盛曰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道義既建維小可大殷周是也尚任許力維強之敗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

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為鎮軍大將軍領

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
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

屑造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為前將軍關羽

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

大邑骨
氣人
廖化

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于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為宜都太守先主

薨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

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漢晉春秋曰景

眾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咸熙元年春化預俱

內徙洛陽道病卒

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楊汰季儒

蜀郡張表伯達竝知名戲每推祁以為冠首相亮深識之戲年

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府

辟為屬主簿亮卒為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為治中從事史

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為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庠降都督

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為射

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亡水

程祁
楊汰
張表
戲已見
蔣琬
傳

韓儼
黎韜

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竟不能堪

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為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情省略

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

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

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

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張

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庠降後將軍先戲沒

祁汰各早死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字令伯華陽國志曰密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

氏更適人密見養于祖母洽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辨捷事祖母以

季聞其侍疾則涕泣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部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

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閒自足吳主與群臣汎論道

義謂寧為人弟密曰願為人兄矣吳主曰何以為兄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群臣皆稱善

蜀平後征西將軍劉禪聞其名請為主簿及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晉武

李密
見者
者自傳

只待朝
三子不忠
極矣安
日為子

粗宋本
楠

伯應如
字或作
西朝音
之可

臣季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
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速慢郡縣逼迫
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于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
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愍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
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繁植有所希冀但以
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亦無以終餘年母
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
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
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言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
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武帝覽表曰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
奉膳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為河內溫縣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
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求芻蕘薪蒸密棧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
惟明王季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隴
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密而貴勢之家憚其公直密去官為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
荀勗張華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為冤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著述理論十篇安東將軍胡熊與皇甫士安並善之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
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之于左自此之後卒者
則不追諡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
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髣髴云爾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由開

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竝起役殷
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
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
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故能承高祖之始
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
須戰于鳴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
時儁又扶攜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竝述
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起龍驤始
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
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
世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
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
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于未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谷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赴赴出身匡世扶翼攜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飛電發濟

于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無禮竝致姦慝悼惟
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于朝或異或同敵

贊

以乘覺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諮暫思經算覩事知機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謹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安遠強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嘗難不惑以少禦多殊方保業

贊鄧孔山

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犍為屬國都尉因易郡名為朱提太守選為安遠將軍康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

年卒失其行
事故不為傳

揚威才幹欲欲文武當官理任行行辯舉圖殖財施有義有敘

贊賞賓伯賓伯名觀江夏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于縣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為裨將軍後

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為人善于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觀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
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辨是裨

贊王文儀

尚書清尚勅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伴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糜子仲

少府修慎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為巴郡太守還為州治中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別駕先主為漢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賴恭為太常南陽王柱

楊歌

為光祿勳謀為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後代賴恭為太常恭柱謀皆失其行事故不為傳恭子宏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于漢中早天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宏採屬喪楊顯為朝中損益多矣顯亦荆州人也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于元泰州里無繼况鄙郡乎其見重如此襄陽記曰楊顯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為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顯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警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郝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于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為東曹屬典選舉顯何彥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死亮垂泣三日鳴臚明真而名問過之劉璋時為犍為太守先主定益州領牧碎為從事祭酒後援引圖識勸先主即尊號踐祚之後遷為大鴻臚建興中卒失其行事諫議隱行儒故不為傳子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淳于髡東方朔之風為雙柏長早卒

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准其沒爰以弱制強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

關中都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費瑤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失

輔

行

傳

其行事故不為傳壹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國之子也以豪俠稱官位常與壹相亞先主時為領軍後主世稍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綿竹侯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漢國用用強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穰穢遂事成章偏任東隅末命不祥哀

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祇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

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隨先主名位常亞趙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

鎮南粗強

輔元弼名匡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為右將軍封中鄉侯

監軍尚篤

劉南和名魯義陽人也隨先主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輔元弼劉南和

贊秦子敷

贊李正方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業以喪

贊魏文長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志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楊威公

威公狷狹取異眾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大易之云

贊楊威公

列名頁

X

文祥子
累員龍
以傳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文經士元皆失其名實行事郡縣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以荆州從

事通先主入蜀南攻至雒以為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統統中矢卒先主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遠大雅之義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為非也免存官項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孔休文祥或才或武孔休名觀為荆州主簿別駕從事見先主傳失其郡縣文祥各順至尚書郎襄陽記曰習頎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

國山休風國山名甫廣漢郡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為州書佐先主定蜀後為綿竹令還為荆州議曹從事隨先主征吳軍敗于秭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至尚書右選郎

永南耽思永南名劭廣漢郡人也先主定蜀後為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為西牛鞞長先主領牧為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郾州甚為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為請得免久之為犍為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季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偏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益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後主怒下獄誅之

盛衡承伯言藏言時盛衡名勳承伯名齊皆巴西閬中人也勳屬後轉州別駕從事卒齊為太守張飛功曹飛貢之先主為尚書郎建興中從事丞相掾遷廣漢太守復為飛參軍亮卒為尚書勳齊皆以才幹自顯見歸信于州黨不如姚仲仙字子緒亦閬中

人先主定益州後為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為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為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于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為參軍亮卒稍遷為尚書僕射時人服其真誠篤粹延熙五年卒在作贊之後

孫德果銳孫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為江州督揚威將軍入為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大將軍蔣琬出征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

益部者舊雜記曰諸葛亮于武功病篤後主遣福省侍遂因詔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却馳騎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瑛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諂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

備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奉使稱旨福為人精議果銳敏于從政子驥字叔龍亦有各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

偉南篤常偉南名朝永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為別駕從事隨先主東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華陽國志曰群下上先主為漢中王其文朝所德緒義疆志

造也臣松之案舊所記以朝邵及早亡者為三龍邈之狂直不得在此數

壯氣剛德緒各祿巴西安漢人也先主定益州為郡從事牙門將建興三年為越雋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為蠻夷所害時年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為領軍義疆各士廣漢郡人國山從

兄也從先主入蜀後舉孝廉為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為客湫太守

濟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龔德緒

王義疆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入蜀先主東征吳習為領軍統諸軍大敗于猇亭

文進奮身同此顛

馮習先

王傳有名

傳形
金見善
傳

文進名南亦自荆州隨先主入蜀領兵從先主征吳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傳形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形令降形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金為左中郎以爲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軍傳金前在關城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形復爲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僉息著募後沒患任一人至于弘大奚官免爲庶人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命于軍

贊馮休元張文進

贊程季然

季然名畿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爲漢昌長縣有資人種類剛猛昔高祖以定關中巴西太守龐義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備頗招合部曲有讒于璋說義欲叛者璋陰疑之義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子削宜旨索兵自助畿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爲叛雖有交構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并救郁曰我受州恩當爲州牧盡節汝爲郡吏當爲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義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爲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羹子吾必飲之義知畿必不爲已厚陳謝于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先主領益州牧辟爲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敗績沂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曾爲敵走况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逐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乃死

公弘後坐卓爾奇精天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

弘名利季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備怨興司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倍成奔北即絕于人所笑二國

糜芳士仁郝普潘濬

糜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爲南郡太守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爲將軍住公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叛迎孫權郝普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爲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吳普至廷尉濬至太常封侯

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

于篇

王嗣字承宗犍爲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汝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毼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爲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

詳見
雲長傳

呼涕泣。歸爲人美厚。篤至衆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于此。

常播字文平。蜀郫江源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不答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衆咸嘉播忘身爲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郫長。年五十餘卒。書于舊德傳。後縣令穎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兄弟五人。繼父爲縣功曹。繼爲兒時。與兄弟隨父遊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卽許之。

遂養爲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已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爲後。故復爲衛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忠篤信厚。爲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抗姜維之銳。宗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群然。智度有短。殆罹世難云。

是夜方雨

四月初一灯下

蜀書十五

蜀書十五

三國志四十五

書